

第一回 文富閣嬰諧秦晉

詩曰：

風流何事不成群，智拙才唇各有情。
異神奇葩誇富貴，埋蚊隱蟄託青萍。
退歸林下怕山水，坐醉花間結晉秦。
從此赤繩繫風足，枉教情薄似秋雲。

話說先朝全盛之時，四海共慶昇平。武林西子湖邊定香橋畔，有一個名園，喚做埋劍園，乃是錢塘蔡孝廉號其志的祖遺之園。他始祖曾為宋將，後來因見權臣持國，武將無功，遂罷官歸隱。即於定香之側，疊甬屏之石為山，引西湖之水為沼，花木成蹊，亭榭悉備，又將自己所佩的一口寶劍，埋於園中，以志不仕終隱之童。後來子孫相傳，遂以埋劍為名。止因宋沒元興，兵端不息，漸至年久事非，業成廢園，幾為汾陽故宅。幸得其志性情，恰與始祖相符，遂又清復故址，從新修葺得朱欄粉牆，比舊更勝。但因性癖山水，將城中宅院封鎖，與妻符氏並童僕十餘口，遷作園居。

這年其志秋場報捷，未免忙了月餘，久不窺園。一日稍暇，乃邀了一個莫逆好友，也是其年新中的舉人，姓王名悅，兩人極是意投道合，最相知的，所以這日其志一閒，就請了王悅來家，同至園中賞菊。兩個正爾遊玩，抬頭忽見荷花池畔，太湖石前，數枝牡丹開得十分嬌豔，色兼虹白，香韻襲人。忙近前玩之，方知乃是芙蓉，朵作千葉，大若牡丹，而芳香冠於群花。其志不勝奇喜，以為此地從不曾栽植，何忽得此妙種？灌園人道：「相公還未知此花奇處。初開時乃是雪百的，到得將殘淡紅，愈凋愈紅，漸至謝落之時，色如噴血凝丹。必應相公今科連捷，故人傑地靈，生出這個祥瑞來。」其志笑向王悅道：「花豈無種而生？弟實不信。」王悅道：「怎麼沒有？昔時孝裡莊園，從來不曾栽種牡丹，其年忽生出一種牡丹來，至明年三月花開，始知為紫色牡丹，甚是爛燦。時有觀察某者，見花甚愛，欲分一株。可煞作怪，才掘下尺餘，見一石如劍，約長二尺，如玉之潤，似鐵之堅，上篆二句道：『此花瓊島飛來種，只許人間老眼看。』自此之後，其花遂凋，不復開矣。今吾兄此花無瓊島飛來之種乎？」其志道：「然則此花之下，亦有石劍在耶？弟但聞始祖之時，建造此園埋劍之傳，以名是園，但亦失其處。若然，則始祖之劍或亦在此花下乎？今可掘之，以發數百年之奇，未為不可。」王悅止之道：「此乃靈芝發穗彩斨生花，是應吾兄發跡之瑞，豈以云仍相傳之謬，而泄此實在之瑞徵乎？」其志含笑而止。乃叫灌園人將酒席移在花前，玩賞盡歡而訖。兩人就於園內書房安歇。次日復飲花前。一連作十日之飲，直至花殘，王悅方別。其志即於花釀營一小閣，額為「文官」。這正是：

愛花營小閣，徵瑞啟名園。

說這王悅，自與蔡其志鄉榜之後，同進都會試過三四次，卻雙雙的再不能朱衣暗點，不覺年近五旬。其年又值大比，少不禡又要遠行會試。王悅因與安人俞氏道：「我今年已半百，不能得一名進士，兼且後裔乏人，這一次倘又不中，則此生已矣。」安人道：「相公豈未見梁灝謝恩詩云『饒他白髮巾中滿，且喜青雲足下生』？時灝八十有二，而且狀元及第。今相公尚才知命之年，豈云已矣？還期矢志而前，則青紫亦拾芥耳。」王悅道：「我豈不知，但前程渺渺，焉能逆料？今次進都，我欲多帶千餘白物，倘南宮僥倖，是不必言，若仍落孫山之外，則將所帶之物乾選一官。雖非顯親揚名，然出仕一番，庶不負生平所學，反是終甫捷徑。不然老死場屋，冥冥何益？」安人道：「相公所算雖是，還宜激厲於金榜，更為盡善。」王悅道：「我豈不欲全美？奈恐遺命不然耳。」安人便不言語，即將家中所積，湊足千金。即約了其志，依舊同伴進都。

一路看山玩水，耽耽擱擱，到得都中，恰好場期迫近，忙尋了下處，各將經史略一溫習。到了這日，領卷赴考。三場既畢，果然學無老少，達者為先。王悅高高的中了第八名進士，殿試後，蒙御筆點入翰林，好不喜悅。其志垂頭喪氣，心中焦悶。看王悅興與頭頭去赴瓊林宴，遊街過了，謝座師，拜同年，忙了數日，方得空閒。其志欲辭王悅而歸，王悅道：「以吾兄之高才，諒必掄元有待，特大氣晚成耳。幸勿以不第為悶，而自挫青雲之志。」其志歎了口氣：「慚愧，若再三年，小弟望六矣。雖此心不灰，恐而視茫茫，而髮蒼蒼，再欲如今日之文，猶為不才見棄，而況他日不復如是耶？功名之念，從此絕矣。」王悅道：「吾兄之意與弟相同。日前家中起身之時，與老荊商之，今次不中，恐此生已矣。故再三籌畫，帶得乾餘朱提來都，以作退步。倘果不中，欲就舉人乾選。不期僥倖得中，今俱原封在筐。兄如不棄，何不移弟之退步，作兄之小就？但不知兄以為如何。弟忝知己，故盡愚直告。若兄另有高見，則弟猶斥笑鵬之調敷。」其志道：「蒙仁兄見諭甚善，但是兄之物，弟何敢假。」王悅道：「弟言實出肺腑，兄何作此套語？況君子有通財之義，且吾輩交遊又非泛泛者之比。」說罷，即叫從人將行囊打開，檢付其志收藏。其志再三稱謝，即日自去營謀。事有湊巧，恰好南直松江府青浦縣缺，是個上好的地方。其志忙又借了千餘京債，將來上下使用。即鏈補青浦知縣，限日赴任。其志不勝之喜，領了文憑，謝別王悅，又順攜家報，即日出京，一路歸家。正是：

得君輕借力，便是轉身時。

說這其志家中原是有餘的，但進京時帶的是不過盤費而已。王悅之銀，暫假一時之需，方得成就功名，正叫做「饑時得一口」。故一歸家，即將所借之銀連家書一並攜了，親身來至王悅家中致謝送還，王夫人收訖不提。自己乃擇吉赴任，來至青浦縣。這其志原係富學宿儒，緣命不該兩榜，故草草而就，當日居官，自然十分名望。又喜松江府太守卻是同鄉夏英，甚是契合，不時照拂，故雖作縣才二三年，倒也宦囊頗豐。後值撫按兩司怪其志為人傲放，不肯迎奉，心中不喜，欲尋事故參究他。而蔡其志早暗知其意，也就學了淵明先生的高見，封印謝職而歸。於埋劍園栽竹種花，看山玩水，或酒或詩，婆婆樂境。

一日晨起，秋高氣爽，其志不勝感慨，因拈筆作一絕，以志居休之樂。其詩云：

憑君莫羨發芊芊，走馬秋風曾少年。
醉臥花間琴作枕，在官那似在家閒。

吟罷，投筆而笑。正欲呼飲，忽報翰林王爺拜。原來王悅亦與當道不和，又見宦途乏味，也即乞休而歸，故來拜其志。其志忙出接見，各敘闊闊之情。王悅道：「弟在都中，遙聞吾兄賢聲遠達，正擬召見金門，一快知己之意，何忽掛冠東歸？」蔡其志道：

蒙吾兄周急功名，至今銘感。但弟一行作吏，文雅多盡，日逐與鄉里愚夫為侶，甚是苦海。幸得太守夏公不時以文墨盤桓，故能駐足三年。不然，則久已命駕歸矣。後又陰知上司不悅，故棄此薄宦，解綬家居。如吾兄兩榜名流，榮膺太史，正大丈夫得志之秋，小弟不勝仰望丰采，何亦遽然致仕，作蒞羹鱸膾之思耶？」王悅道：「弟將進士二字，拋向東洋大海。且枳棘滿布長安，覺步步厭人。既不能作諛諂臣而勤職事，恐貽屍位之譏，稍效金樓子蜘蛛隱耳。」其志笑道：「我輩見識真乃相同。所謂長安塵土三千丈，何如白雲探處耳。」二人說笑移時，王悅即欲別歸，其志款留道：「既作閒人，又來忙了？小園玉芙蓉開得甚是燦爛，小槽新釀初熟，何妨花前月下，追昔日之樂？」說罷，一手拉王悅來至後園。

文官閣中，早已有酒盈樽。二人東西坐下，王悅道：「追憶昔年初得此種，蒙兄花下留作十日之飲。彼時尚汲汲於功名，迄今退歸林下，條忽十有餘載。時景雖移，而好花依舊。浮生若夢，為歡幾何耶！」其志道：「項羽垓下之歌，漢高沛邑之泣，同一意也。然吾輩既已歸休，萬念俱灰，要作天下第一等閒人。只喜今朝有酒，那念昨日無魚，豈猶以死生為意？今日與兄必當盡醉花前，酣然潦倒，使花神亦羨吾輩之徜徉，得其樂而樂也。」王悅笑道：「人非木石，豈得無情？即玉芙蓉白縞冰心，淡泊已具，將殘而忽又華麗，此亦繪事後索之見端。如吾等雖已心冷如灰，豈可無一熱言以發其冷乎？」其志大笑道：「只要詩酒於醉鄉硯田，那復問是非於今來古往！」二人正在談笑，忽小童走到其志身邊，近耳低低的說了些什麼。其志忙立起身來道：「有屈吾兄寬坐，小弟一去就來。」王悅道：「蒙賜盛筵，已叨醕酌。兄請自便，小弟即此告別。」其志道：「興猶未闌，何遂言別？略止片刻，弟去即來。」說罷，竟忙入內。

王悅不知其志何事，見殷殷之意，豈好拂他興致，只得坐下，靜待其志出來。不剎進去一會，不見動靜，乃起步庭前，看花消遣。忽見自己家人王德急忙而至，道：「老爺快些回去，家中夫人即刻午時產下一位公子，特著小人來請老爺。」王悅見說大喜，急起身向蔡管道：「可致意你家老爺，說我有要事，不得面別，明日再來請罪罷。」蔡管再三留住道：「請王老爺再坐片刻，家老爺就出來的。若王老爺去了，要責罰小人怠慢之罪的。」

正說不完，只見其志笑吟吟的踱了出來，道：「正欲追金谷之歡而盡一日之興，何故意思逃席？」王悅道：「非弟不欲盡興。適有不得不去之事，故敢不別而行。」其志道：「有甚急事，卻不能少留。想是怪弟失陪，故有此舉，待弟吃個告罪杯如何？」王悅道：「忝在知己，豈復拘拘。不瞞兄說，適才小介來言，老荆舉得一子，故急於欲歸耳。」其志見說，不覺喜動眉宇道：「原來恭喜榮誕令嗣，可謂奇異。吾兄請坐，更有一言。」王悅無奈，只得坐定問道：「吾兄替李虛中之術乎？不然何以知為奇異？」其志道：「兄產麒麟，定是廟廊之器，何必以弟曉算術而後知為英物乎？所稱奇異者，適符巽索亦刻下舉得一女，故爾失陪入內。今令郎恰是午時，年月日時相同。莫道老天無意，吾兄若不鄙棄，何不今日一言虛他時兩好？不知吾兄以為何如？」王悅道：「蒙兄見論雖是，但俱在試啼之際，知蜉蝣螻蛄為生幾何？弟恐日久事非，為異時之累。何不俟其既冠及笄之年，然後議及姻親，乃為妥當？」其志道：「弟非不諒，但凡作事最宜巧合良逢。難得令郎小女更字相同，豈是巧合？今日恰值花下成盟，豈非良逢？而良巧兆其始，焉知不以為終乎？萬一不虞於他日，也無傷乎其禮。得育則就今日之言，或不育，兄與弟俱為莫逆世交，肝膽相照，又可別較，何用泥於必可必不可之見，而違天意人事耶？」

王悅見說，俯首半響，道：「承雅受殷殷，敢不如命。特慚愧不能仰扳耳。」其志笑道：「玉堂御柳，果不如河陽一縣花耶？」言畢，相視而笑。王悅道：「既蒙不鄙，深切榮幸，明日當偕柯斧相求。但恐薄宦寒素，愧乏白壁為聘，奈何？」其志道：「兄又來迂闊了。雖詩之謂『伐柯如何？匪斧不克；娶妻如何？匪媒不得』，蓋恐人心難測，以為無徵不信耳。今弟與兄既莫逆於心，事出至誠，即此花前兩諾，千金莫易，豈必拘於俗套，以混吾輩之事？即欲執柯之人，亦俟請合巹之日可耳。」王悅大笑道：「兄真快人作事，豪爽若此，超出古人之上，弟愧不如也。」二人因說得投機，快飲沉醉，王悅方別而歸。正是，

片言花下盟金石，信是交深不用媒。

自此之後，莫逆好友又成兒女親家，比前更覺親密。

果是光陰迅速，不知不覺的，王悅之子又早七歲，生得眉清目秀，齒玉唇丹。王悅見其穎悟不凡，知書香可繼，私心甚慰，即延名師教授。因其聰敏出萃，乃取名儒珍，號韞玉。這儒珍真個是聰明天縱，讀書過目成誦，作文十分老練。時有一個同窗姓陳名秋遴，父親坤化，曾做過廣西布政，因老致仕在家。那陳秋遴亦生得面如冠玉，體若兼金。其敏慧與儒珍一般，年紀又彷彿，二人情同意合，最是說得來的。

一日適值先生他出，王儒珍向先生案上將其詩稿竊看，忽翻著一箋，上面只寫得一行詩題，是「雪珠詠」，卻不曾落句。儒珍見了，不勝技癢，乃援筆詠成一律，向秋遴道：「偶得題於先生案頭，潦草成句，望兄賜覽，乞定推敲。」秋遴接過看畢，道：「尊詠甚佳，形容奇妙。小弟不量，即當續貂。」亦題一首於後。才寫得完，忽先生突至，急欲收匿，早被先生看見，問道：「明窗淨几，不去埋頭課業，卻在此寫些什麼？」秋遴知不能隱。乃出二詩呈上，道：「學生輩偶得題於先生詩稿中，稍為學步，不覺塗鴉，幸先生宥之。」先生接詩一看，見是「雪珠詠」，乃笑道：「此題因難於形容，我尚不敢落筆，不知做些什麼在上面。」乃展開一看，只見第一首是王儒珍的，道：

三千世界盡珠璣，來粟盞庭豈療饑？

誰遭玉龍鱗甲敗，相看夜棹亦剡溪；

鮫人泣下應時瑞，柳絮才高憶昔奇。

漫坐樓頭吟對酒，欲報白戰賦全非。

再看其次陳秋遴的，道：

獻瑞曾經蔡武時，醉看錯發灞橋思。

白成也得肥梅影，圍走焉能壓竹枝。

滾擊鴛鴦聲碎玉，猜疑騰六卻如珠。

掃來試作陶家味，為問詩人如不如？

先生看畢，擊節道：「從雪字上分出珠字；似雪非雪，比興人情，深得此題之旨。二詩翁仲，他日之功名，亦可見其大概矣。二子其勉之！我為爾師，亦自惶愧。」正是：

年紀雖然小，文章日漸多。

只因先生這一贊，有分教，文軫薄桂海，聲教燭冰天。不知後事如何，下回自然分解。

[返回 >>](#) [鐵花仙史 >>](#)

[本書始](#) [下一篇](#) 本書來源：[開放文學網站](#)